

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在哪里,他的专业是什么

# 1977年的贾植芳先生

□王一敏

这是在小时候家里饭桌上,父亲、母亲常给我们讲的故事

## 童年物语

□黄仕忠

1、哎呀妈妈哎,佢翻过来了也!

父亲捉得条大斤重的大鲫鱼,母亲安排着煎来吃。五六岁的囡囡眼馋,手指含在嘴里,口水都顺着指头滴落。但家里有远道而来的“人客”,小人头不能上桌。

母亲细声劝道:“囡囡听话,勿要上桌。这鱼介大,客人只会吃一面,你就吃另一面。”

囡囡乖乖地点点头,又有些不甘心,就爬上楼梯,静静地坐中段。村里的楼屋,正屋灶间边上是一个五六尺宽的“弄”,专门安置楼梯。坐在楼梯中段观着,八仙桌上的动静,一清二楚。

桌上本就只两碗蔬菜一碗鱼。鲫鱼是红烧的,焦黄色,横躺在大碗中,头尾翘出了碗沿。客人顺着鲫鱼的肋骨,用筷子撕下一小缕白色的肉丝,在汤汁里蘸一下,吃起来甚有滋味。于是撕得一缕又一缕,直到一面撕光,意犹未尽,就夹起那鱼,翻了一个身。

囡囡看得真切,顿即大叫起来:“哎呀妈妈哎,佢(他)翻过来了也!”

这是在小时候家里饭桌上,父亲、母亲常给我们讲的故事之一。

我后来与内子同看台湾电影《稻草人》。影片中,主人家租种城里亲戚的田地,那亲戚来乡下,女主人备得一条鲜鱼,请其独自一桌享用。见几个孩子眼馋,女主人也是这般劝说的。

因是在海边,只有平房,所以三四个孩子躲在门外,隔着门缝偷看。我看到这个熟悉的场景,就猜到了后面的情节与话语。

果然,当那客人把鱼的另一面翻转时,最小的女孩忍不住哭出声来:

“呜——,阿母你骗了我!”

2、杀倒勿杀,吓倒吓煞

时近年关,村里人杀鸡宰鸭,喜气洋洋,准备过年。而家禽一族,则心头惶惶,不知灾祸落到谁头上。

鸭妈妈张罗着把孩子们都藏起来,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躲在水缸之后,在两缸所夹之缝隙,俗称“缸弄”,不时探头窥脑。

不意那蠢头鹅早就瞧见了。待得主人出来捕捉家禽,那笨鹅扬起头,用嘴指点方向,大声嚷道:“缸弄!缸弄!”

群鸭闻声,颤抖不已,声无敢出。

幸好,只有那总喜欢炫耀漂亮翎毛的大母鸡被捉去餐了薄刀。于是院中复归平静。

群鸭举翅加庆,虚抹冷汗,齐声嚷道:“杀倒勿杀,吓倒吓煞。”

有同学观后,说小时听其外婆讲过,有另一版本。道是主家来客,私议,来客礼多,就杀鸡;礼少,则杀鸭;更少,便杀鸡;空手,则不杀。闻客敲

门,鸭子吓得躲进缸缝,傻鹅大喊:“缸弄,缸弄。”客人进门,未带礼物,母鸡大喜道:“空手来咯!空手来咯!”最后主家并未动刀。鸭子们遂放下下心来,齐声嚷道:“杀倒勿杀,吓倒吓煞!”

3、撒在新扫地里

新春届至,主人告诫家禽们,开春之后,粪便不得乱撒,须当撒在青草地里。

鸡妈妈误把“青草”听成“新扫”,遂告诉孩子们:“主人说了,鸡屎要撒在新扫地里。”

乡下之景,主人才得把屋里的垃圾、粪便打扫干净,鸡群就又冲了进来,争先恐后地把粪便拉在上面,便是鸡妈妈误听主人话语的缘故。

而主人见鸡群所为,以为为群鸡故意耍赖,不听教诲,气得举着扫帚,满地追打,于是满园中鸡飞狗跳。

4、冬天的蛇

冬日静夜,月色朦胧,阿兴阿黄,二人结伴,缘山道拨草而行。

阿兴忽然惊叫一声:“有蛇!”

阿黄附和道:“哎,我似觉得听得‘窸窣’一声。”

阿兴停步审视:“好像是条死蛇也。”

阿黄说:“嗯,我也闻到了一些臭味。”

阿兴再仔细一看,哈哈大笑:“原来是一根草绳!”

阿黄长长地舒一口气,曰:“我说嘛,冬天哪里来的蛇!”

5、姜乌子与铁丝草

姜乌子系块茎状植物,其叶似兰草,根茎外形如黑枣,大小亦相似,外层有黑色外衣,内里肉质色白,颇为坚韧,可以入药。此草尤其耐旱,纵在干燥之沙丘上,也能生长自如。

铁丝草,春日雨后,菜蔬薯麦尚未生长,它便从地里冒出头来,细茎茸茸,碧绿娇嫩,我小时候常去割取,用为雏鸭、幼鸭、小鸡之食。其后枝蔓伸展,交叉密实,网住地面,经夏日,历三伏,枝蔓转为黑色,如铁丝般坚韧,手扯不能断,遂得此名,亦极耐旱。

此二草生命力极旺盛,擅长与庄稼争空间及地力,居杂草之首。

姜乌子自炫道:“农人将我掘出,晒干,售至药店,在抽屉内关得三年,撮而为药,煮得三道后,弃于阴沟,又复连同阴沟之泥,壅作肥料,然后撒至地头。然待得来春,吾便生长发芽矣!”

铁丝草则道:“农人将我掘起,挂于桑树之上,晒成干草。再堆成一堆,以火燃之。惟得残茎碎条,残留于世。待农人将此草灰撒于地里,来春吾便重生矣!”

农人闻之,无可奈何。

·新诗台·

## 春雨寄

□吴乙一

1 春雨少四声。在山中,雨如水如人朴素,明亮常常是各自沉默对视的瞬间,迅速移开双眼

后来,山突然就绿了,绿得似假乱真花开了开着就有了一颗少女之心春雨如故如情书停在回忆里那个湿漉漉的清晨依旧懵懂又无知

2 听雨须午后。从沙沙之音,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无论它落在任何地方你心里得到的回响都是相似的画,则须是黄昏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有人走在回家路上有人眺望远处,茫然失措春雨降临的时刻你也有了失重和走神的瞬间

3 爱幻想。爱乱涂乱画有小心思也有大大的脾气它所施的魔法,多无师自通相术和整容术,则继承自多愁善感的母亲一旦爱上就奋不顾身恋爱之前春雨只是它欲言又止的小名

## 春暖花开(国画)

□张碧珊



□刘荒田(美国)

## 乔治逆行

知道对错却选邪路,是不少人正在做的

做,何不试一试?

乔治一想,对啊!往日在这里吃过午饭,坐着发呆,无所事事,今天偏要反其道而行!说到做到,乔治站起来,勇敢地走向吧台旁的女服务生。她却不介意,反而喜欢上他的坦诚。随后是约会。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坐在乔治和女郎后面的两个大块头浑浑,肆无忌惮地大呼小叫,众人敢怒不敢言。乔治挺身而出,把捣蛋鬼狠狠地训了一顿。最后扬言:“不服气吗?放马过来,老子巴不得练练。”浑小子被他的气势镇住,立马噤声。观众热烈鼓掌。窝囊废在女郎眼里顿时成为不畏强暴的英雄。到了晚上,乔治开车送女郎回她的住处。临下车时,女郎热情地邀请乔治“进去坐坐”。按“女追男隔层纸”的通则,男方会乐颠颠地当人幕之宾的。乔治却不,实施第四次逆行:婉拒,理由是认识的时间不长,要

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热门的电视连续剧之一,情景喜剧《Jerry Seinfeld》(译:《宋飞传》),第五季有一集是这样的:三位主角一起在餐厅吃午饭。三十多岁的乔治刚刚独自去了海滨,顾影自怜一番,郁闷难舒,刚落座就大发牢骚:从前谁不说我前途远大?个性鲜明,十分阳光、开朗,洞察力尤其了得。如今回头看,整个人生每一个选择都是错的,做每一桩事,无论吃、穿,结局都与原来的期待相反。

和乔治排排坐的阿莲告知乔治,坐在吧台前的一位女郎注意上你了。乔治面露难色,说:我有起来搭讪吗?失业,住在父母家,还秃头。宋飞给他一个建议:刚才你点菜,认为平日吃惯的烤面包片夹吐拿鱼沙拉是错的,依据同一认识,我不敢和四次逆行:交道也不对。既然事事要反过来

我们虽竭尽全力,但未能留住母亲。悲痛之余清理母亲遗物,储物间看到一只很眼熟的小筐,我端起来,吹去盖面上厚厚的灰尘,呵,是陪伴母亲走过困难时期的针线筐,屈指一算已搁置三十多年。

她常告诫我,现在生活好了,穿旧的衣服可以丢,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但不能丢,更要在我们家好好传承下去

## 母亲的针线筐

□邓剑

母亲非常节俭,在她眼中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东西,都不轻易丢弃,甚至别人丢弃的,她认为有价值,都会捡回来重复用,母亲成了周围村庄闻名的“破烂婆”。

针线筐是竹篾编成的,约二尺大,筐体波浪状纹,年代久了,已风化成深褐色,筐盖中央编织一个“囍”字,很精致,很吉祥。我轻轻地打开筐盖,里面的针包、线团、竹尺、剪刀、镊子、眼镜、划粉、碎布……尽现在我眼前。看到久别重逢的针线筐,我思绪瞬间回到了童年。

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她的针线活在邻近村子是出了名的。她白天忙农活家务,针线活都是在夜间做。每当夜幕降临,母亲就端出她心爱的针线筐,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缝补衣裳。只见她把线头放在手里捻一捻,然后左手握着针,把针孔对着灯火,右手把线放在嘴里抿一抿,对着针孔,屏住呼吸,眨眼工夫就把线穿进去,干净利落。接着母亲用划粉在衣服破损处定好位置,从筐里挑一块色彩相近的布块裁剪好,一边折边一边用镊子把布边压实,开始缝起来。针线在母亲手中上下穿梭,左右飞舞,动作是那么娴熟老练,每针每眼都做到一丝不苟,缝补好的衣服平整、匀称、严实,缝补功夫可与当时奢侈的缝纫机相媲美。有时母亲边做针线活边给我讲故事,教我勤俭朴素,热心助人的做人道理。

我们小时候的新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时是布票年代,每人每年国家定量供应一尺七寸布票,仅够缝一条裤腿,“三个共穿一条裤”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我家八口人,一年一丈三六布仅够缝一套半衣服。平时我们都是穿打层层补丁的旧衣服,哥哥穿完弟弟穿,姐姐穿完妹妹穿,补得不能再补了才罢。新衣服都是做给哥哥姐姐穿过的,春节过后,母亲就将穿过的新衣服洗干净收藏起来,留给弟弟妹妹明年过年穿,保证兄弟姐妹六人每年过年都有“新衣服”。有时春节试穿上人留下的“新衣服”,由于我们身体长高了不合身,母亲就默默流泪。有一

次,我又看到母亲在缝新衣服,就问她:“为什么不给爸爸和你缝一件新衣服过年呢?”母亲说,春节期间生产队放假,不用出门,不用穿新衣服,孩子才需要。

母亲非常节俭,在她眼中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东西,都不轻易丢弃,甚至别人丢弃的,她认为有价值,都会捡回来重复用,母亲成了周围村庄闻名的“破烂婆”。

针线筐里大小不一的布块,都是她把旧衣服能用的部分剪下存放起来的,五颜六色。布块除用缝补衣服外,多了就拼成大块,缝成被子、背带、米袋、背包等日常用品。1976年,母亲发现生产队剩下很多吊唁用的黑挽袖,便一块块拼起来,缝成被子,送给生产队上水利工地的民工用,母亲因此受到公社的通报表扬,被评为“节约闹革命积极分子”。

随着社会的进步,缝补衣服的针线活慢慢成为历史,母亲上年纪后,针线筐也就闲置了。平时母亲看到我们把穿旧了的衣服丢去换新,他总是喃喃自语,多好的衣服啊,丢去太可惜了。于是她把旧衣服拆叠收拾好,多

就打包送给村里农民兄弟干活时穿。她常告诫我,现在生活好了,穿旧的衣服可以丢,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但不能丢,更要在我们家好好传承下去。

双手端着母亲的针线筐,感觉沉甸甸的……

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以为,眼前的老者不过是个没有学术名分的老人。这样的老人,在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

面对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无知之人,贾先生的态度并不含蓄。他负责向我们介绍鸦片战争之后上海重要历史文物遗迹的掌故。他操着浓重的方言,一边说,一边眼睛盯着大家,神情专注,目光锐利,不让我们不懂装懂。

而杨先生主要负责带领我们到实地考证。杨先生是南方人,说话风趣,点点滴滴,很仔细,重要的地方说两遍,等着我们做笔记,很受大家欢迎。

不过,当我们回到博物馆的时候,贾先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许多参考书,还在书中的重点处夹上纸条,令人喜出望外。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基本把握重点,然后由杨先生分配每个人的写作任务。记得,我主要写两个章节:一是陈化成和吴淞炮台,二是民国领袖与张园。于是,我一个人曾多次到泰兴路与宝山收集素材。对于我的这两个选题,贾先生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张园的提纲,他曾多次过目并给予建议,令我受益匪浅。但当时的我,急于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根本没有心思与老先生们攀情操,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贾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在哪里,他的

专业是什么。

也许是知青时代在大兴安岭报社有过三个月的通讯员培训,我下笔较快,文字描述也基本到位,所以作为学员代表,我被选入参加第一次统稿。这真是一次艰难的历程,同学们的文字基础实在大差了,可有的人还摆着谱拉着功架。统稿——我实在无能为力,除非重写。于是,把杨先生和贾先生推到了前面,成了统稿主力,他们不但像改小学生的作文那样,一字一句琢磨,还要顾及“大学生”的面子,在画满红红的纸上小心地添上文字。

在大家誉清了第一次统稿之后,三个月已一晃而过。那时,我和同学匆匆忙忙赶回学校,甚至走的时候,都来不及向两位老先生致谢或打招呼,因为系里的毕业生分配已拉开帷幕。

1978年秋,书按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到手的时候,封面上的作者栏写着:上海近代革命历史遗址述编编写组。次页的序言也署编写组的名,但不知是谁写的。文中提到了指导老师杨嘉佑,提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专栏“百草园”的集萃,我是“百草园”的热心投稿者,中文系的应先生是“百草园”的顾问。应先生

不但自己写序,还提出要请学界有影响力的名师作首序,从复旦调来的宣传部部长老焦想了一下说:“那就请复旦中文系的贾植芳吧!我熟。”

贾植芳——一个好熟悉的名字瞬间跳进了我的脑门。从老焦嘴里,我这才得知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离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贾先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时,他竟然仍处于监管之中,只是贾先生的黎明即将到来,复旦对他宽松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复旦约请校外编审,于是搭车和老焦一同前往。1988年的贾先生已是国宝级的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惊喜的是,见面时,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

不久,学校就收到了贾先生1988年10月26日写下的序:我的感想和感激——读《百草园》。

“……我从这里听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呼吸到新鲜的生活气息,那些闪闪发亮的思想光点,更是照亮了我衰老的心扉。……使我感到生命的更新力量,不禁想起了自己已逝的青年时代而深深有回归之感。”

如今,我已过了当年初见贾先生时的年纪。当我坐在横滨的家中,朗读这些充满活力的字句,内心五味杂陈:为什么像贾先生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成为时代命运的承载者?

贾植芳——一个好熟悉的名字瞬间跳进了我的脑门。从老焦嘴里,我这才得知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离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贾先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时,他竟然仍处于监管之中,只是贾先生的黎明即将到来,复旦对他宽松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复旦约请校外编审,于是搭车和老焦一同前往。1988年的贾先生已是国宝级的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惊喜的是,见面时,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

不久,学校就收到了贾先生1988年10月26日写下的序:我的感想和感激——读《百草园》。

“……我从这里听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呼吸到新鲜的生活气息,那些闪闪发亮的思想光点,更是照亮了我衰老的心扉。……使我感到生命的更新力量,不禁想起了自己已逝的青年时代而深深有回归之感。”

如今,我已过了当年初见贾先生时的年纪。当我坐在横滨的家中,朗读这些充满活力的字句,内心五味杂陈:为什么像贾先生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成为时代命运的承载者?

贾植芳——一个好熟悉的名字瞬间跳进了我的脑门。从老焦嘴里,我这才得知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离奇坎坷,而1977年我和贾先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时,他竟然仍处于监管之中,只是贾先生的黎明即将到来,复旦对他宽松了一些。

那天,我正好也想去复旦约请校外编审,于是搭车和老焦一同前往。1988年的贾先生已是国宝级的大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然而惊喜的是,见面时,老先生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